奋进40年 逐梦新征程 漯河建省辖市40周年优秀征文选登

岁月见证蝶变 相伴一城成长

■魏彩玲

1989年，我出生在漯河。那一年，漯河升格为省辖市方3年，我像一条紧随其后的小尾巴，在她温暖的怀抱里，循着城市发展的脉搏一天天长大。

家中曾有一口老铁锅，黝黑的锅沿镌刻着两个繁体大字——“许昌”。儿时的我满心好奇，屡屡追问缘由。哥哥灶前一边添柴烧火，一边轻声告知：“咱以前归许昌管，后来区划调整，方才归属漯河。”那时我不懂行政区划的变迁，只觉得这两个字，是刻在城市烟火里的古老印记，藏着家乡最初的故事。

童年时，漯河是我心中最美的天堂。一放寒暑假，我便喜欢到市区走亲戚，和表姐表妹到人民公园坐海盗船、看猴子嬉戏；在新华书店某个角落，捧着《老夫子》连环画一看大半天；在中华市场买新衣，去亚细亚商场邂逅可爱的布娃娃；在工人文化宫的溜冰场，即便摔得四脚朝天也满心欢喜；到河边的淘气猫乐园，玩遍所有娱乐项目才尽兴而归……那些细碎温暖的时光，是漯河赠予我最珍贵的童年记忆。

可每每返回临颍老家，那段路途，便是我童年最难熬的归程。破旧的长途客车行驶在坑洼的土路上，一路颠簸摇晃，短短一小时车程，让晕车的我吐得昏天黑地。那时的我总在心里祈盼：路快些修好吧，回家之路不再这般困顿难熬。

后来，我求学远赴他乡，行李箱里总少不了家乡的火腿肠。向同学介绍漯河时，我满是自豪：我们有南街村，有双汇，还有火遍全国的卫龙辣条。

大学毕业时，同学们纷纷奔赴北上广逐梦，我却毅然选择回到家乡漯河。如今，我扎根漯河卫生健康系统，成为一名守护百姓健康的医务工作者。立足平凡岗位，我亲眼见证医院建设日新月异，医疗设备不断更新升级，群众就医环境持续优化改善，家乡的卫生健康事业稳步向前。

岁月流转，家乡已旧貌换新颜。曾经让我苦不堪言的返家路，如今已变成宽阔平坦的柏油大道。道路两旁花木繁茂，低矮瓦房变成整洁小楼，群众的生活越来越美好。

今朝漯河，风光如画、文脉绵长。沙澧河沿岸绿意盎然、风景宜人，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；商圈繁华热闹，烟火气息浓郁；许慎文化浸润全城，书香文脉代代相传。从早年的食品节到如今的食博会，漯河已成长为享誉全国的中国食品名城，城市名片愈发响亮。

日前整理旧物，那口镌刻“许昌”二字的老铁锅已不见踪影。它连同颠簸的土路、老旧的房屋、年少的时光，一同化作泛黄的温暖记忆，静静留存于时光深处。

40年砥砺奋进，37年相伴同行。我与漯河一同成长、一同追梦。这片土地，是我的故乡，是我成长的摇篮，是我奋斗的舞台，更是我一生的骄傲与归属。我将以初心坚守岗位，以热爱守护家乡，与漯河并肩携手，奔赴更美好的新征程。

名家笔下的漯河

许慎的河畔

■维 摩

以河为名的城市，风景多半不错。漯河因沙、澧二河交汇而闻名，想必风景更好。可惜我来时夜色初起，别时暮光已至，未能收获预期，只能怪自己眼福太浅。

所以我羡慕许慎。

1900年前，当许慎结束半生漂泊返回召陵家中时，已经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业。他了无牵挂，只是庆幸身体还好，可以常去河畔漫步，可以继续开馆授徒。这是一次完美的返乡，也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归隐。建光元年九月，他派儿子许冲向远在洛阳的汉安帝献书。这是他付出最多，也是最引以为豪的著作。许冲在给汉安帝的上书中称，父亲这本书“天地鬼神，山川草木，鸟兽虫鱼，杂物奇怪，王制礼义，世间人事，莫不毕载。”虽然是一本字书，却有着百科全书的色彩。汉安帝接见了许冲，并以四十匹布作为赏赐。四十匹布，当然不能与《说文解字》等价。但许慎所求的，并不是财物回报。他知道这本书的重要性，只有被收入国家藏书机构，才能被更多人看到，乃至流传后世。

召陵的水土养育了许慎。许慎从河畔出发，少年游学，中年游宦，暮年方归。于学问之道，他曾校书东观，人称“五经无双”；于执政之勤，他曾拔为郡功曹，举孝廉，任洨县之长；于传学弟子，则有西南儒家第一人——尹珍求教；于著书立说，则有《说文解字》传世。人生的很多方面，他都做到了圆满，似乎只有一项，是他前半生所忽视的，就是对故土的疏离。他离故土河畔太远了，走得越远就越会陷入怀念。对于一位老人来说，没有什么比看到身边人渐次凋零更痛楚的了。能治愈这痛楚的，必是回到原点，用余生回馈那河畔，用相守医治那怀念。我想，许慎把人生中最后的时光交还给故土河畔，在这里授经教书，应该有很强的补偿心态吧。

许慎归居河畔近30年，没有再教出什么了不起的弟子，但是今天的漯河，不能不说深受他的影响。这些影响里有崇文重义，有勤恳执着，有桑梓情深，有文脉绵延，有太多难以言明却又伏脉千里的传承。

漯河，是一座内敛的城市，走在街头，看不到张扬的灯红酒绿；是一座通达的城市，古时的商埠码头，如今成了物流分拨转运的重要节点；亦是一座底蕴丰厚的城市，本土文人辈出，落笔行文间，尽是中原大地独有的精神气质与人文底色。

我来到许慎的河畔，是为一本书的读者见面会。我们执笔写作的人，走的是许慎走过的路。我们望不到他的背影，却能在他的河畔找到自己内心的根。

（作者系洛阳市作协副主席、洛阳文学院院长，本名王小朋）

心灵漫笔

烟火诗意 寻味端午

■郎新华

距离端午节尚有十多天，心里就寻思着，该准备端午节美食了。超市里的速冻粽子、半成品糖糕，虽说随时可以买到，省时省力，口味也多，但少了亲手采购食材、用心制作节日美食的幸福感。

包粽子，并不是个简单的活儿。食不厌精，粽子的美味来自于制作工序的繁琐。

超市里能最早捕捉到端午节氛围：真空包装的鲜粽叶、糯米、蜜枣、花生、蜜豆，包粽子的棉线，所有食材、辅料码放整齐，形成一个端午节美食专区。

我总带着女儿一起采购包粽子的食材。我俩边选购食材，边聊端午的习俗，于细碎闲谈间，让女儿感知传统节日的仪式感，体悟烟火生活里独有的节日美好。

包粽子时也是极具生活美学的时刻。糯米提前泡好，粽叶清洗修剪干净。餐桌上，碧绿的粽叶、莹白的糯米、琥珀色的蜜枣、温润的蜜豆一字排开。我静静坐在餐桌旁，不疾不缓地包着粽子。缠着雪白棉线的四角粽，不一会儿便包好一小筐。

煮粽子需要耐心。品尝美食的心再急切，也得慢慢等待。待粽叶的清香渗透进糯米，空气里开始出现氤氲清甜的气息时，粽子便快煮熟了。这时候，还不能吃，不要急着掀锅盖，关上火，再焖上半小时，粽子的甜糯口感才能达到最佳。

细细想来，生活亦是如此，有着自己的节奏，用心经营，总有回报。

端午节当天的炸糖糕，也是一定要吃的。炸糖糕并不复杂，开水烫面，红糖、芝麻、白糖、面粉混匀制成馅料。揪一小块放凉的烫面，包上馅料，团成饼状，放入油锅炸至浮起、色泽金黄，软糯香甜的糖糕就炸好了。粽子、糖糕，配上煮熟的大蒜、鸡蛋，这个端午节就圆满了。

端午节的清晨，一家人围坐桌旁，边品尝美食，边闲话家常。这些生活的场景和滋味，正是寻常烟火中蕴藏的诗意，亦是每个人心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青粽裹岁月 烟火暖人心

■王晓景

每年初夏，祖母便早早着手准备包粽子了。她做的，是再普通不过的白粽，偶尔填上几粒花生米，或者一颗红枣，便是地道的时令滋味。年少嘴馋贪食，总要一口气吃上好几个，引得大人唠叨不停，生怕积食伤身。其实，小孩子整日奔跑嬉闹，不消半日，便尽数消化。

祖母过世后，家人便不大亲手包粽子了。母亲性子急，养家压力大，哪耐得住包粽子的琐碎。在她看来，超市的速冻粽子再省心不过。省下的时间，她可以去工地打短工，或者与几个妇人闲话家常。

超市里的粽子包装漂亮，种类繁多，并配有诱人的销售文案，如“万水千山‘粽’是情”“不论咸甜，‘粽’有所爱”“好事接‘粽’而至”。我的咸粽初体验便始于超市，之前只知道粽子有甜口味。那一口丰腴咸粽，竟吃出东坡肉拌饭的滋味。后来，读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，里面提到“火腿粽”：“用大箬叶裹之，中放好火腿一大块，封锅闷煨一日一夜，柴薪不断。食之滑腻温柔，肉与米化。”又听说漳州海澄的肉粽，也是一方特色风物。还有古时秀才赶考吃的“笔粽”，细长如毛笔，谐音“必中”。天南海北的粽子，总让人觉得亲切，仿佛都被同一根线牵着。

母亲上了年纪后，每到端午节，反倒开始张罗包粽子了。逢着端午放假，在外的兄妹纷纷赶回，在厨房分工合作，屋里热热闹闹，满是团圆的暖意。

包粽子是个技术活。粽叶要洗净沥干，糯米要提前浸泡，金丝蜜枣去核切片，棉线提前裁好。不同粽叶，以不同方式捆绑，包出的粽子形状不同，馅料更是五花八门。年少时，觉得包粽子比包包子等面食难：控制粽叶是一难，绑得不漏米是二难，包得棱角分明、紧实饱满为第三难。中年后才明白，包粽子还有道真正的门槛，在于舍得花时间，大半天忙下来，不过包出小小二三十个，还累得腰酸背痛。可看着一盆青绿鲜亮、码放整齐的粽子，好似把整个初夏都请进了厨房。恍惚间，仿佛时光倒流，当年的祖母也是这样守着满满一盆的粽子。

端阳节抒怀

■谢伟锋

汨罗江的泪
裹着艾草的清香
淌过春秋
在祖国的每条河流镌刻下历史的回响
那位披发行吟的诗人
伫立岁月中央
将风骨绣于旌旗飞扬
在此起彼伏的呐喊里随龙舟逐浪
揉碎了夏日骄阳
和进了糯米的念
掺进了蜜枣的香
思念在这一刻柔软
铿锵的鼓声
从未停歇
纵使惆怅湮没在历史的画卷里
泛黄过往也被江畔的笑语隐藏
风又起，粽又香
带着初心的仰望
将烟火指尖缠绕
用彩绳系往守望
载着旧俗奔向新的端阳

流金岁月

麦收时节

■王卫东

年岁渐长，总念往昔。尘封心底40多年的麦收往事，于记忆深处翻涌，历历在目，恍如昨日。

我的老家在舞阳县孟寨镇黑龙庙，那里每年都有小满会，方言叫“小麦会”。记得和父亲一起去赶“小麦会”，具体买的什么忘记了。但我清晰记得，赶会的路上，包括父亲在内，有不少人在路边，随手掐几个麦穗，在手心里揉一揉，然后小心翼翼把麦芒儿吹掉，再倒进嘴里嚼一嚼，品评一下今年的麦子收成如何。我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又揉又吹，然后把麦粒倒入嘴里，使劲嚼起来。那个画面至今难忘。

那时收麦季，农村学校都会放麦假。每天早上七八点时，放假在家的我，吃过奶奶做的早饭，提着准备好的烙馍、芥菜丝和柳叶茶，给凌晨就起床割麦的父母去送饭。

还没走到我家的麦地，我就远远看到母亲在挥镰割麦。母亲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，一个人一早上割的麦子顶得上其他人一天割的麦子。那时候，我还小，没有体会到割麦、垛麦、打麦、扬麦、晒麦、入囤的艰辛，只觉得母亲厉害，比其他人割麦都快，非常了不起。

等麦子全部收割完毕，大规模脱粒就开始了。主要脱粒方式就是“碾场”，又叫“打场”。“打场”大致有摊场、碾场、翻场、起场几个步骤。那时的麦收，从抢收到抢种完毕，要经历30多天，每一个成年劳力，都要起早贪黑，包括我们小孩子，也会去麦地拾麦、搂麦，很多人都晒得黢黑。

割麦时，不小心割破手指、小腿或者脚脖、脚趾是常有的事情。我们最怕割倒伏的麦子。倒伏的麦子沾有很多灰尘，顺茬割没几下，口鼻就会吸进灰尘，难受得很。大太阳下，气温又高，脸上的汗水和着尘土，顺手抹一下，马上变成了一个大花脸。但生活就是这样，无论如何艰难，不能逃避，只能硬扛，要一镰一镰将一簇簇、一垄垄的麦子割下来，再一车一车运回去，一桑杈一桑杈摊开、翻转，一木锨一木锨去扬场，一袋子一袋子的灌装运回家，直至进入粮囤……

进入21世纪，麦收彻底告别手工收割的历史，非直接脱粒的小型收割机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麦收从过去一个多月，到十来天、一星期，再到如今的几个小时。大型联合收割机过去一遍净，只需要自家装麦的车辆在地头等候装车运走，一块地几十分钟就收割完毕，老家人叫“麦罢了”。

回望40多年的麦收岁月，品读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”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深刻意蕴，我们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。

红尘百味

一片茶叶落入水中

■陈思盈

茶能解酒，是父亲给我的关于茶的最早记忆。

那一年，我上小学三年级，正值人生盛年的父亲每天应酬不断，喝完酒回家后，总会坐在客厅里静静喝茶。

那天，我喝了一口他泡的茶后问：“这茶并不好喝，为什么你还能喝得那么高兴？”

“傻闺女，茶能解酒。这世间的事呀，就是一物降一物。喝了酒后喝杯茶，能够让我快速清醒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父亲神情得意、心情放松。我相信，那一刻的他，很愿意在女儿面前树立一个成功人士的样子，愿意让女儿崇拜自己。

茶解千愁——几年之后，我刚上初中，经历了人生磨难的父亲，又幽幽地对我说出了这四个字。那时，父亲的事业已经跌入人生的低谷，喝茶时再也没有以前意气风发的模样，常常是沉默不语。他经常捧着一杯茶凝神静坐，看杯中的茶叶沉沉浮浮。我不敢开口问父亲，总在心里问自己，父亲是在感慨自己的人生吗？

那时，我已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喝茶。但那时不懂茶，父亲泡什么茶我就喝什么茶。茶，对我来说带着神秘的吸引力——它让我觉得，能够坐下来静静地烧水、洗杯、温盏、喝茶的人，自带一种气定神闲的豁然洒脱。

那时候生活在农村，身边接触茶、喝茶的人并不多，能够在一起谈对茶感受的人自然也没有。所以，父亲注定是寂寞的，我也注定是寂寞的。

进入社会后，我先到南方务工，随处可见别人聊天时喝茶、谈生意时喝茶、聚会时喝茶。茶，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。但细想，我又对那种闹哄哄的喝茶场景心有不屑，觉得真正的喝茶人并不需要有多大的排场。一个人独饮是宁静，两个人互品是意境，三个老友可以将茶喝得风生水起——人再多，就是喧闹了，失了茶的韵味。

我心里特别向往那种往茶台前一坐舞动茶里乾坤的气定神闲。只可惜，那个时候生活不稳定，总要东奔西跑谋生活，不能气定神闲地坐下来喝茶。

现在想想，那种气定神闲在年轻人身上是很少能看到的。气定神闲，一定要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才能呈现。就像茶，不经过杀青、揉捻、烘烤、陈放等步骤，哪能得到入口回甘的真味呢？

我喝茶，除非特殊情况，从不喝花茶，一是花茶真的如它的名字一样，太五花八门了，喝起来总觉得是虚张声势；二是它没有茶的真味，香则香矣，却少了茶的本真——苦中回甘才是真味。绿茶适合独品，有点独守一方天地到天荒地老的意思；普洱适合两三老友共饮，从茶汤浓稠品到淡然回甘，那种茶的意韵也出来了；红茶，总觉得自己降不住，许是年岁不足，尚不能品得其中真味。

这几年，感觉自己喝出了茶癖——最爱独饮白茶。

朋友说我喝白茶起点太高，一开始只喝白毫银针，把嘴养刁了，以至于白牡丹和寿眉竟然在很长时间之内入不得口。

喝白毫银针的时候，我喜欢用玻璃茶器或白瓷盖碗冲泡。这几年，我开始喝白牡丹和寿眉，常用煮茶器将其煮得酽酽的。儿子经常说，我喝的茶闻着像中药。我笑着对他说，那是因为老白茶里确有药香味——一年为茶，三年为药，七年为宝。

茶中品百味，壶中日月长。

一片茶叶落入水中，沸水注入盖碗的刹那，茶叶如倦鸟归林，顺着水流缓缓舒展、沉浮，白毫在茶汤中浮动。这一幕，像极了人生——从青涩到醇厚，从浮沉到澄明，都在这一杯茶汤里静静沉淀。

年岁渐长，越来越喜欢简单的人和物。就像白茶的制作工艺，不需要经过杀青、揉捻，而是自然的萎凋、干燥、陈放。

新茶初入水中时，是青涩的，带着特有的鲜爽，滋味清甜纯粹，像极了人生的少年时光，未经世事打磨，不懂岁月浮沉。老茶入水则是透着醇厚饱满，入口甘醇，回甘绵长。三年以上方为老茶——恰如人生的中年岁月，经历了生活的打磨与世事的沉淀，褪去了少年的莽撞与青涩，多了几分沉稳与通透。

一片茶叶落入水中，是一场茶与水的双向奔赴，也是一场自我的蜕变。人这一生，如同这片小小的茶叶，会落入不同的“水”中——可能是顺境的温水，让你自在舒展，惬意生长；可能是逆境的冷水，让你骤然下沉，清醒沉淀；可能是磨难的沸水，让你历经煎熬，激发潜能。

一片茶叶落入水中，浮时，是生命的绽放，尽情释放芬芳；沉时，是生命的沉淀，不慌不忙，默默积攒内在的力量。浮得起，也沉得下，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。

人生如茶，在浮浮沉沉中沉淀自我；人生如水，在蜿蜒流转中坚守初心。我，也是一片茶叶，在生活这片汪洋浮沉之间，尽品人生百味。

国 画 王 芳 作